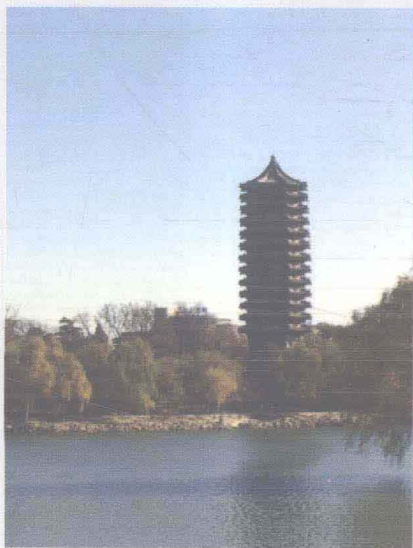


精神的魅力

1988



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 编

这真是一块圣地
近百年来
这里成长着
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
丰博的知识
闪光的才智
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
这一切又与
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
以及
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
构成了一种特殊的
精神魅力
科学与民主
已成为
这圣地的不朽的灵魂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精神的魅力

1988

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 编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精神的魅力 1988 / 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编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8.4

ISBN 978-7-301-03748-5

I.精… II.北… III.①北京大学—校友—回忆录②北京大学—史料
IV.G649.281

书 名: 精神的魅力 1988

著作责任者: 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 编

责 任 编 辑: 张雅秋

封 面 设 计: 奇文云海

内 文 设 计: 河上图文

标 准 书 号: ISBN 978-7-301-03748-5/I · 0479

出 版 发 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邮箱: pkuswsz@yahoo.com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

编辑部 62752022

印 刷 者: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50mm × 980mm 异 16 开本 19.75 印张 305 千字

版 次: 198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3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8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邮箱: fd@pup.pku.edu.cn



梦萦未名湖（代序）

季羨林

北京大学正在庆祝90周年华诞。对一个人来说，90周年是一个很长的时期，就是所谓耄耋之年。自古以来，能够活到这个年龄的只有极少数的人。但是，对一个大学来说，90周年也许只是幼儿园阶段。北京大学肯定还要存在下去的，200年，300年，1000年，甚至更长的时期。同这样长的时间相比，90周年难道还不就是幼儿园阶段吗？

我们的校史，还有另外一种计算方法，那就是从汉代的太学算起。这决非我的发明创造，国外不乏先例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校史就要延伸到两千年来，要居世界第一了。就算是两千年来吧，我们的北大还要照样存在下去的，也许三千年，四千年，谁又敢说不行呢？同将来的历史比较起来，活了两千年也只能算是如日中天，我们的学校远远没有达到耄耋之年。

一个大学的历史存在于什么地方呢？在书面的记载里，在建筑的实物上，当然是的。但是，它同样也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。相对而言，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，时间是有限的，但它毕竟是存在，而且这个存在更具体，更生动，更动人心魄。在过去90年中，从北京大学毕业的人数无法统计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对母校的回忆。在这些人中，有许

多在中国近代史上非常显赫的名字。离开这一些人，中国近代史的写法恐怕就要改变。这当然只是极少数人。其他绝大多数的人，尽管知名度不尽相同，也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对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他们个人的情况错综复杂，他们的工作岗位五花八门。但是，我相信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：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。本书中收集的几十篇文章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。母校像是一块大磁石吸引住了他们的心，让他们那记忆的丝缕永远同母校挂在一起：挂在巍峨的红楼上面，挂在未名湖的湖光塔影上面，挂在燕园的四时不同的景光上面：春天的桃杏藤萝，夏天的绿叶红荷，秋天的红叶黄花，冬天的青松瑞雪；甚至临湖轩的修篁，红湖岸边的古松，夜晚大图书馆的灯影，绿茵上飘动的琅琅书声，所有这一切无不挂上校友们回忆的丝缕，他们的梦永远萦绕在未名湖畔。《沙恭达罗》里面有一首著名的诗：

你无论走得多么远也不会走出了我的心，
黄昏时刻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。

北大校友们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吗？

至于我自己，我七十多年的一生（我只是说到目前为止，并不想就要做结论），除了当过一年高中国文教员，在国外工作了几年以外，唯一的工作岗位就是北京大学，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，占了我一生的一半还要多。我于1946年深秋回到故都，学校派人到车站去接。汽车行驶在十里长街上，凄风苦雨，街灯昏黄，我真有点悲从中来。我离开故都已经十几年了，身处万里以外的异域，作为一个海外游子经常给自己描绘重逢的欢悦情景。谁又能想到，重逢竟是这般凄苦！我心头不由自主地涌出了两句诗：“西风凋碧树，落叶满长安（长安街也）”。我心头有一个比深秋更深秋的正秋。

到了学校以后，我被安置在红楼三层楼上。在日寇占领时期，红

楼驻有日寇的宪兵队，地下室就是行刑杀人的地方，传说里面有鬼叫声。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鬼神。但是，在当时，整个红楼上下五层，寥寥茫茫，只住着四五个人，再加上电灯不明，在楼道的薄暗处真仿佛有鬼影飘忽。走过长长的楼道，听到自己的足音回荡，颇疑非置身人间了。

但是，我怕的不是真鬼，而是假鬼，这就是决不承认自己是魔鬼的国民党特务，以及由他们纠集来的当打手的天桥的地痞流氓。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处在垂死挣扎阶段。号称北平解放区的北大的民主广场成了他们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红楼又是民主广场的屏障，于是就成了他们进攻的目标。他们白天派流氓到红楼附近来捣乱，晚上还想伺机进攻。住在红楼的人逐渐多起来了。大家都提高警惕，注意动静。我记得有几次甚至想用椅子堵塞红楼主要通道，防备坏蛋冲进来。这样紧张的气氛颇延续了一段时间。

延续了一段时间，恶魔们终于也没能闯进红楼，而北平却解放了。我于此时真正是耳目为之一新。这件事把我的一生明显地分成了两个阶段。从此以后，我的回忆也截然分成了两个阶段：一段是魑魅横行，黑云压城；一段是魑魅现形，天日重明。二者有天渊之别、云泥之分。北大不久就迁至城外有名的燕园中，我当然也随学校迁来，一住就住了将近40年。我的记忆的丝缕会挂在红楼上面，会挂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上，这是不言自喻的。

一住就是40年，天天面对未名湖的湖光塔影。难道我还能有什么回忆的丝缕要挂在湖光塔影上面吗？别人认为没有，我自己也认为没有。我住房的窗子正面对未名湖畔的宝塔。一抬头，就能看到高耸的塔尖直刺蔚蓝的天空。层楼栉比，绿树历历，这一切都是活生生的现实，一睁眼，就明明白白能够看到，哪里还用去回忆呢？

然而，世事多变。正如世界上没有一条完全平坦笔直的道路一样，我脚下的道路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坦笔直的。在魑魅现形、天日重明之后，新生的魑魅魑魅仍然可能出现。我在美丽的燕园中，同一些正直

善良的人们在一起，又经历了一场群魔乱舞、黑云压城的特大暴风骤雨。这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上是空前的（我但愿它也能绝后）！我同一些善良正直的人们被关了起来，一关就是八九个月。但是，终于又像“凤凰涅槃”一般，活了下来。遗憾的是，燕园中许多美好的东西遭到了破坏。许多楼房外面墙上的爬山虎、那些有一二百年寿命的丁香花、在北京城颇有一点名气的西府海棠、繁荣茂盛了三四百年的藤萝，都坚决、彻底、干净、全部地被消灭了。为什么世间一些美好的花草树木也竟像人一样成了“反革命”，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犯呢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我自己总算侥幸活下来了。但是，这一些为人们所深深喜爱的花草树木，却再也不能见到了。如果它们也有灵魂的话（我希望它们有！），这灵魂也决不会离开美丽的燕园。月白风清之夜，它们也会流连于未名湖畔湖光塔影中吧！如果它们能回忆的话，它们回忆的丝缕也会挂在未名湖上吧！可惜我不是活神仙，起死无方，回生乏术。它们消逝了，永远消逝了。这里用得上一句旧剧的戏词：“要相会，除非是梦里团圆。”

到了今天，这场噩梦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。我又经历了一次魑魅现形、天日重明的局面。我上面说到，将近40年来，我一直住在燕园中、未名湖畔，我那记忆的丝缕用不着再挂在未名湖上。然而，那些被铲除的可爱的花草时来入梦。我那些本来应该投闲置散的回忆的丝缕又派上了用场。它挂在苍翠繁茂的爬山虎上，芳香四溢的丁香花上，红绿皆肥的西府海棠上，葳蕤茂密的藤萝花上。这样一来，我就同那些离开母校的校友一样，也梦萦未名湖了。

尽管我们目前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，但是我们未来的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。我们今天回忆过去，决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。我们回忆过去是为了未来。愿普天之下的北大校友：国内的、海外的、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什么时候也不要割断你们对母校的回忆的丝缕，愿你们永远梦萦未名湖，愿我们大家在十年以后都来庆祝母校的百岁华

诞。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！”

1988年1月3日

作者简介 季羡林，1911年8月生，山东临清人。毕业于济南正谊中学和省立济南高中。1934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。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，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。1946年回国任北大教授和东语系系主任，1978年任北大副校长。现为北大教授。



目录



梦萦未名湖（代序）	季羨林 /1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第 一 辑 /1

值得感念的岁月	梁漱溟 /3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未名湖畔的三年	冰 心 /8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

但开风气不为师	
---------	--

——记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	冯 至 /13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怀疑与信仰	张中行 /18
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我与北大	萧 乾 /24
------------	---------

北大忆旧二题	马 珏 /26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旧燕归来	费孝通 /31
------------	---------

在燕园里成长	侯仁之 /35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一点经历·一点希望·····	金克木 /38
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·····	王 瑶 /43
梦魂牵绕忆红楼·····	杨 沫 /48
北大的“老”与“大”·····	任继愈 /52
幸运的年月·····	杜运燮 /56
北大的校风和学风·····	朱德熙 /62
西南联大中文系·····	汪曾祺 /67
从四位现代哲学体系的创立者谈起·····	黄枬森 /71
未名湖	
——一个电影剧本的原始意念·····	黄宗江 /76

第二辑 /89

回忆：迎接黎明

——献给我的美丽的勇敢的爱自由的北大·····	李 瑛 /91
我爱燕园·····	宗 璞 /97
红楼琐忆·····	叶祖兴 /101
光明赞·摇篮曲·····	葛翠琳 /105
共同的心愿·····	厉以宁 /111
我的选择，我的怀念·····	乐黛云 /116
动人春色不须多·····	金开诚 /120
永远的校园·····	谢 冕 /124
长长的瞬间·····	严家炎 /129
从北大，我带走了一把钥匙·····	郭超人 /131
那时候我们多傻·····	康式昭 /134
寻觅美的小路·····	孙玉石 /139



我心中的北大·····	袁行霈 /144
想起老校长·····	刘绍棠 /147
永远是大学生·····	汪浙成 温小钰 /150
燕园的黄昏·····	吴泰昌 /155
爬坡·····	余树森 /160
从北大到人艺·····	刘锦云 /164
我的那间小屋·····	钱理群 /167
不褪色的往事·····	阎纯德 /172
三位老校长·····	叶永烈 /176
又一种文明·····	郭建模 /181
深藏着的歌泣·····	董学文 /185
属于我的北大·····	赵 园 /190
并非内幕，也不是新闻·····	李树喜 /194
北大琐忆·····	曾镇南 /197
游牧的校园·····	张承志 /202
悠远的梦幻·····	李 剑 /207
版纳的月夜·····	陈晓敏 /212
打翻了的青春亦是青青春色·····	高红十 /216
圣坛·····	曹文轩 /221

第 三 辑 /227

默默且当歌·····	陈建功 /229
眷恋·····	谢百三 /237
鹊巢思念·····	王友琴 /240
两处灯火·····	季红真 /244

也叫“朝花夕拾”	黄蓓佳 /248
演戏	王小平 /260
未名湖是海洋	张首映 /265
社团：北大人开放意识的象征	吕 林 /269
七十年代末那金色的黄昏	李书磊 /273
我生命中的那些时刻	王开林 /277
我们的花地	桑 桑 /284
另一只金苹果	陈粤秀 /287
我是你水边一只丑小鸭	韩晓征 /292
十三岁的际遇	田晓菲 /296
恰值绿意萌动时（跋）	编 者 /301
再版后记	编 者 /303

第一辑



我以极诚挚的意思，祝本校学术上的发展，只有学术上的发展，值得作大学的纪念。只有学术的建树，值得『北京大学万万岁』的欢呼！

□ 李大钊

北大是常为新的，改进的运动的先锋，要使中国向着好的，往上的道路走。

□ 鲁迅



值得感念的岁月

梁漱溟

我入北大，时北大建校将近20年，我年仅25岁。今值北大校庆90周年，谨追述70年前在北大时一些往事，以表达我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。

我入北大任教，始于1917年底。是年初蔡元培先生应教育总长范源廉之邀，出任北京大学校长，方自欧洲归来。我请范公代为先容，往谒蔡先生于其南菜园上街寓所。辛亥革命胜利民国建立，1912年蔡先生参加首届内阁为第一任教育总长，而我此时于同盟会《民国报》工作，以一青年记者身份，出入于国会、总统府、国务院及各政党总部，因此于采访中多次接近蔡先生，但未得深谈。而此次不同，是以自己所著《究元决疑论》特向蔡先生求教的。此文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，而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。当我说明来意后，先生回答说：“我过上海时已在《东方杂志》上看过了，很好。”不曾想到先生早已过目，并对这篇如今看来是东拉西扯的文章给予肯定。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随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。先生说：“我是喜爱哲学的。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，文科中又以哲学系为重点，你就来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好了。”我忙回答说：“先生之喜爱哲学我知道，早在中学时即读过先生翻译的《哲



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

学要领》一书，至于我，实在不懂印度哲学。印度宗派是如此之多，而我只不过为解决自己在人生问题上的烦闷，钻研了一些佛典，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。”先生说：“你说你不懂，但又有谁懂呢？我寻不着人，就是你来吧！”我总不敢承当。先生于是申说道：“我看你也是喜欢哲学的。我们把一些喜爱哲学的朋友聚拢在一起，共同研究，互相切磋，你怎么可以不来呢！来北大，你不要以为是来教别人的，你把到北大当做来共同学习好了。”蔡先生这几句话打动了。抱这种态度再好不过，而我又怎会不愿来学习呢。来北大的事就如此确定下来。

叙说至此，不由联想到近年有关我入北大的一些失实的传闻。1942年在纪念蔡先生逝世两周年一文里我即有所申述，不料四十多年后又再度传播开来，且更加离奇、广泛；大小报刊且不说，虽《北京大学学报》亦不能免。事实是我因中学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，无法顾及升学事，及至在北大任教，昔日中学同窗如汤用彤（在文科）、张申府（在理科）、雷国能（在法科）诸兄尚求学于北大，况且蔡先生以讲师聘我，又何曾有投考不被录取，反被聘为教授之事。

1917年我虽应聘，却因尚在司法部任秘书，一时不得脱身，1918

年下半年才到北大。入校后先开“印度哲学”一课；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，但听课者似仍不少。后来讲授“儒家哲学”，听课者更多，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，于是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。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，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，此数即为注册之学生；如冯友兰、朱自清、顾颉刚、孙本文诸位均是如此得与我相聚于课堂的。至于其余半数即为自由听讲者；有的来自其他高校，有的来自社会。盖当时北大对外开放，任人来听课。以我所知，如军界前辈广东伍庸伯先生（与李济深同学）、江苏江问渔先生（后随黄炎培先生工作，是时任工商部主事），皆年近四旬，而天天来听课。湖北张难老先生（湖北三怪之一，辛亥革命中颇有影响的人物），来听课时更是年近五旬了。年轻后辈如我者，听课人尚且不少，名教授、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、胡适之、李大钊等先生，听课者之踊跃，更可想而知了。于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，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，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，且影响及于社会。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！

在讲授“印度哲学”（其中包括佛学）之后，我又开有“唯识学”。但在因爱好哲学而爱好佛学的蔡先生，犹以为未足，先后又请来张尔田先生讲“俱舍论”（代表小乘）、张克诚先生讲“观所缘缘论”（代表相宗）、邓高镜先生讲“百论”（代表性宗），虽时间不长，也未列为哲学系正式课程，却仍可见蔡先生锐意繁荣学术和好学之精神。佛学不属旧学之列，却亦不合于新思潮，因此难免遭非议。此时，于学生纷纷建立之种种社团中，更有“反宗教大同盟”之成立。顾名思义其宗旨自是反宗教。该“同盟”曾组织讲演会，邀请对宗教问题持不同观点者发表意见。我研究佛学、讲佛学，自是被邀对象。我应邀作了题为“宗教问题”的讲演，地点在三院南河沿室内操场，可容千人左右。记得当时以我到得早些，便由我先讲。从早八点多开始，讲了一上午，意犹未尽，下午又继续讲，待结束时竟日落西山。原安排在同一日的另一讲演人李石曾先生（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，当时倡导无政府主义），在台下自早听到晚，最后竟无时间供他发言。听讲者众多，且有耐心，可见对讲演内容